

随 笔

## 蜗牛趣话

□靳义堂(宁夏银川)

河畔新铺的紫红色的人行步道在碧水和柳荫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清新亮丽。双休日年轻父母领着孩子来河边玩耍的很多。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,手里拿着一个儿童抄网,弯腰静静地站在水边,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,我从她身后走过时,低头看了一眼她脚边小小的塑料桶,里面有几只小蜗牛。这让我想起了曾在珠海捡到一只硕大的蜗牛。

下雨天你走在珠海的人行道上,会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蜗牛在路边爬行,花圃矮墙上也挂着三三两两大小不一的蜗牛,我见到一只蜗牛竟有鹅蛋那么大,这是我所见到过的蜗牛中最大的一个。浅褐色的外壳上缠着一道白色条纹,有古色古香之美,挺可爱。我忍不住把它捡起来带回家中,养在阳台上的一个塑料桶里,没事的时候,坐在阳台上一边乘凉一边观赏。我看着它沿着桶壁向上爬,整个身子从壳里爬出来,两只角伸向空中,活像一只玉雕的小牛。腹部是吸盘状,吸附在桶壁上,看不出它的身体蠕动,但位置却在不知不觉中上移,不久就移到了桶沿上,头和半截身子已经翻过了桶沿,但庞大的壳成了它的累赘,挂在桶的内壁就是上不来,它的两个触角使劲地摆动着,头和身体也左右摇摆,能看出来它是在拼尽全力想翻到桶外,去寻求它自由的天地。

辛弃疾有词曰:“老鹤高飞,一枝投宿,长笑蜗牛戴屋行。”这种背着房子过日子的生存状态不禁令我心生一丝怜悯。但我喜欢它,不愿意让它离我而去。看它终于翻过了桶沿,我捏住它的壳,把它从桶沿上拽下来,又放回桶

底去,它半日的努力前功尽弃,又回到了原位。我以爱的名义囚禁着它。

一天晚上,我忘了把桶盖上,第二天早上发现它不见了,我在桶的周围和阳台上的花盆后面都没有找到,估计是爬到阳台边上,掉到楼下的草坪里了,那就不找了,让它回归大自然吧。但无意间一抬头,发现它竟然待在阳台侧墙上一人多高的地方,这让我很是吃惊,背着那么大的一个壳,竟然能爬得这么高!

第二天晚上,我想改善一下它的生活环境,就把它放在一个栽着一棵一米多高枇杷树的大花盆里,早晨我去阳台看望的时候,它又不见了,只见盆土上鼓起了一道半尺长的土梁,我用手扒开一看,蜗牛安静地待在里面。我不能想象,它那近乎透明的发面团一样柔软的身子,是怎么拖着鹅蛋大的外壳钻进这并不疏松的盆土里去的。



灵韵。摄影 精靈

微 生 活

## 葱花之美

□琦珪(北京通州)

一把大葱搁在厨房角,没几天,葱的顶端竟悄无声息地绽放出一团白绒球似的花,乍一看,很像风信子呢,又像发福的超大麦穗。这里只是一个清静的角落,也没有光能照到它们,然而,葱不管这些,它们要绽放,盛开给自己看。

绽放是有光芒的,哪怕是如葱这般清静寂寂,无声无息,在这个忙着做饭的中午时分,还是把人的眼光和好奇都拢了过来。

这是葱花呀!我不由得感叹道,而且声音很大,仿佛内心还有一种自豪不得不表达出来似的。自豪什么呢?又说不出,反正就是满心的欢喜。也许因为它们盛开的样子,那样蓬勃明媚吧。

欢喜明媚的情绪弥漫着整个厨房,一餐简简单单的炆锅面好

了。对了,需要一把葱花撒在煮好的面上。又转身去看那真正的葱花,白绒球似的花才是葱的花呀,可是又有多少人会把它们当花欣赏呢。

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好主意。找出一个玻璃杯,接半杯清水,把三根大葱顶端的葱花掐下来,多留了约十厘米的葱段,很像淡绿底的三枝花朵了,放入玻璃杯中,平平无奇的玻璃杯顿时有了精气神,还透着几分文艺气息。

吃饭时,把那插着葱花的玻璃杯放在餐桌上,餐桌顿时也生了辉,明亮亮的,简单的饭食也让人吃得知足幸福。

看书时,又忍不住把葱花端到了书桌上。这清静素雅的葱花虽然只是散发着很幽微的淡淡的清

香,甚至不凝神静气,还可能闻不到,但那安安静静模样却给人一种柔和悠然的氛围,让人心思舒缓欢喜。

想起“清供”这个词,所谓清供,不就是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些趣味,让生活变得明丽可爱,让人有一个好心情吗?烟火气的葱花和清供这样高雅的词语仿佛有些搭不上边,但事实上,葱花也能担得起美丽日常生活的任务,既能入得烟火气的厨房,又可登上大雅之堂。

不仅如此,葱花的生命力可强劲着呢。玻璃杯里的葱花已经三四天了,还神采奕奕的,不见半点萎靡气象。

人生也当如此吧。能屈能伸,可俗可雅,始终有一份生命的活力,兴致盎然,神采奕奕。

有 感

## 去做你想做的事

□毛静(江苏南京)

电影《我,许可》中,胡春蓉有很多“没苦硬吃”的行为:女儿用洗碗机洗碗,她偷偷把碗碟拿出来手洗,因为觉得机器洗不干净;搬家的时候,她指责女儿不应该叫货拉拉,而是应该省点钱坐公交车。

这样的母亲形象,和我的婆婆也有点像。每到周末,我和先生说去餐厅吃饭吧,婆婆总是不同意,说没有必要浪费钱。她忙活了一上午,好不容易做好了一桌子菜,却不和我们一起坐下来吃。我们喊她快吃饭吧,她却在厨房一边擦洗灶台一边说:“我不饿,你们先吃。”等到我们快吃完了,饭菜也凉了,她才上桌。

是因为长辈们都勤俭节约、吃苦耐劳,才会做出许多年轻人眼里自讨苦吃的行为吗?好像是,却又好像不是。仔细想来,我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倾向。两年前,我在手机上刷到一个小孩弹奏钢琴曲《萱草花》,那优美而伤感的旋律让我觉得胸口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击中。忽然就萌生出想要学习钢琴的冲动,但不知为何,我对这个优雅乐器,有一种深深的配不上感。

我不敢告诉身边的人我在学钢琴,下班准备去琴行上课,同事问我要去哪里?我糊弄说:“去接孩子。”买钢琴吗?其实不是钱不够,而是我总觉得自己不配拥有。于是我试图“忽悠”四岁的女儿上钢琴课,总想着如果她需要买琴,那我就可以“顺理成章”添置这个大件物品了。但是孩子毕竟还小,引导她学琴的过程闹得“鸡飞狗跳”。静下心来想,其实真正想要练琴、买琴的人,是我自己啊。可是为什么我要折腾这么一大圈,而不能像满足女儿的每一个愿望那样去满足自己的心愿呢。

仔细想想,有时候困住我们的,并不是现实处境,而是被固化的认知和过往的心理印记。有一个心理故事讲:马戏团里有一头大象,一条腿被铁链拴在一根小柱子上,日复一日地表演。其实它已经是一头体型庞大而强壮的大象了,完全有能力连根拔起柱子。它为何不挣脱束缚?是因为它从小就被锁在这样一根木桩上,以至于即使它已经长大了,却从未想过再尝试挣脱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就像那头被锁住的大象,当遇到陌生的幸福反而会因为恐惧而逃离。明明可以对自己好一点,却总是舍不得;明明可以拒绝不合理的要求,却偏偏选择忍受;明明已经疲惫不堪了,还要继续坚持。习惯于懂事、坚强,甚至认为吃苦是正确的。

电影中的许可在梦里遇到了童年的母亲,她对小女孩大声喊道:“去学习、去玩、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。”我也想这样对婆婆说,对自己说。